

国际恐怖主义

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武装人员研究*

汪波

摘 要: 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全世界多个国家的两万多名外籍武装人员参加了这场内战。从现实影响来看,外籍武装人员的参与,不但导致了这场内战冲突加剧和久拖不决,而且还助长了内战中形成的极端组织的扩张和蔓延。从潜在威胁来看,这些在叙利亚内战中接受极端主义思想观念并参加暴力武装冲突的外籍人员回国后,将成为未来恐怖主义威胁的潜在根源。从2015和2016年法国等国出现的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潜在恐怖主义威胁的端倪。相关国家针对这种潜在威胁所采取的防范措施,目前还难见成效。

关键词: 叙利亚内战;外籍武装人员;恐怖主义威胁;极端主义

作者简介: 汪波,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5-0050-15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至今已5年有余。目前交战各方虽然经历数次短暂停火,但最终解决冲突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造成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的诸多原因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叙利亚国内冲突与地区矛盾相互交织,并伴以大国的直接干预。在地区层面,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与反政府势力的冲突,实际上已转化为中东地区分别以伊朗和沙特所代表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势力的冲突。在大国干预方面,除叙利亚周边大国外,美国、俄罗斯和北约都已直接参与其中。除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个同样受到广泛关注的因素,即赴叙利亚参加内战的各国外籍武装人员。这些外籍人员作为叙利亚内战中的有生力量,不仅加剧了战争的激烈程度,其中很多人还加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欧洲穆斯林群体及其对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影响研究”(14JJD810013)的阶段性成果。

入了在叙利亚内战中兴起的极端组织,发动大量恐怖主义行动,并将恐怖主义的攻击范围扩大到叙利亚以外的地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了长期的潜在威胁。对于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外籍武装人员,国际社会虽然早已有所关注,但对其深入研究的成果仍不多见。本文旨在通过对叙利亚内战中外籍武装人员的分析,深入系统研究这些人员的来源、动机、危害和防范等一系列问题。

一、叙利亚内战外籍武装人员概况

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反政府的各派武装中就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大批外籍武装人员。2014年1月,美国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局长克拉佩(James Clapper)表示,至少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7,000多名武装人员参与了叙利亚内战,^①其中既有参与较为温和的反政府组织的武装人员,也有直接加入极端组织的武装人员。此后,2014年6月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建国”行为,吸引了更多外籍武装人员的参与,从而使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武装人数大幅增加。据估计,目前在叙利亚内战中,反政府方面的非本国公民或侨民武装人员的数量已超过12,000人。^②

自2011年底以来,进入叙利亚参战的外籍人员总数虽然时多时少,但大体上仍保持稳定。只是在2014年初,由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之间相互混战,使外籍武装人员的数量曾一度减少。对于叙利亚内战外籍武装人员的具体来源和人数,相关国家也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对其国内公民或侨民前往叙利亚参与武装冲突的情况提供过一些官方表述,但具体人数等信息主要还是基于社交媒体、社区信息或相关人员实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相关数据不可避免地会低估这些外籍武装人员的数量。首先,赴叙利亚的外籍武装人员大多会对自己的行动保密,以便通过秘密渠道进入叙利亚。即使进入叙利亚以后,他们往往也会隐瞒自己的身份。同时,外籍武装人员在叙利亚参与的组织和团体,一般也不会保留这些外籍人员的详细信息。其次,很多外籍人员都是在战场上被打死后,其家人才得知他们前往叙利亚的信息,因为部分武装人员会在生前委托某位朋友在自己战死后打电话通知家人。叙利亚当地接受外籍武装人员的组织和团体也会在他们的网站、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公布其成员的

^① Alistair Bell and Tom Brown, "US Spy Chiefs Say Number of Foreign Militants in Syria Rises," Reuters, January 29,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1/29/us-usa-security-syria-idUSBREA0S1XL20140129>, 登录时间:2015年3月18日。

^② Kevin Baron, "The Number of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Exceeds 12000 and Rising," Defense One, July 15, 2014, <http://www.defenseone.com/threats/2014/07/the-number-of-foreign-fighters-in-syria-now-exceeds-12000-rising/89732/>, 登录时间:2015年5月21日。

阵亡信息。部分国家虽然承认有公民或侨民前往叙利亚,但并不掌握确切人数,或不愿意透露具体信息。最后,部分国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已有国民前往叙利亚,直到媒体报道后才得知有关信息。有资料指出,前往叙利亚的武装人员来源国总共达 83 个国家之多。^① 其中,只有 25 个国家官方发表过本国前往叙利亚的武装人员数量。当然,这些数字一直处于变化中。

据统计,叙利亚内战中外籍武装人员的人数有 12,000 多人,但统计范围仅限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在政府军方面,同样有一批外籍武装人员在协助阿萨德政权作战,这批外籍人员主要来自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真主党,人数约有 7,000 多人。^② 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在叙利亚的 5 年内战中,至少有近 20,000 名外籍人员进入叙利亚境内参战。这些武装人员除绝大多数来自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外,其来源国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其中,来自欧洲国家的外籍人员数量惊人。据欧盟反恐协调人戴科乔夫(Gilles de Kerchove)2014 年 4 月的估算,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至少有 2,000 多人前往叙利亚。甚至有媒体认为,来自欧盟国家的人数应为 3,000 人。^③

从已知的前往叙利亚的外籍人员的情况来看,其年龄主要集中在 18 到 29 岁;部分人员年龄在 15 到 17 岁之间,30 岁以上年龄的只占少数。这表明,叙利亚内战中外籍武装人员的平均年龄要低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前往阿富汗参加所谓“圣战”的外籍人员,他们当时的平均年龄在 25 到 35 岁之间。这种情况也凸显了 2000 年以来参加极端组织人员存在进一步低龄化的趋势。另外,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人员绝大多数为男性,其中有少量女性主要来自西方国家,一般都是跟随朋友或丈夫前往,只有个别女性是只身前往叙利亚。例如,2014 年 3 月,有一对瑞典夫妇自驾车来到土耳其,夫妇两人都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瑞典人,丈夫 22 岁,妻子 21 岁。两人到达土耳其后,通过加入人道主义救援队来到叙利亚的伊德利卜(Idlib)。丈夫在见到当地的“叙利亚自由军”武装人员后,立刻用并不熟练的阿拉伯语表示要参加“圣战”,并希望先得到武器。一名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英国女子,也带着同样的动机独自来到

① “Head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at the 68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30, 2013, http://gadebate.un.org/sites/default/files/gastatements/68/SY_en.pdf, 登录时间: 2015 年 5 月 16 日。

② Alessandria Masi, “Four Years into Syria’s Civil War, Foreign Fighter Have Flocked to Nearly Every Faction,” *IBTimes*, March 15, 2015, <http://www.ibtimes.com/four-years-syrias-civil-war-foreign-fighters-have-flocked-nearly-every-faction-1847478>, 登录时间: 2016 年 3 月 18 日。

③ Lachlan Carmichael, “‘3,000 European Jihadis’ Now in Syria, Iraq,” *Jakarta Post*, September 24, 2014,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4/09/24/3000-european-jihadis-now-syria-iraq.html>, 登录时间: 2015 年 6 月 11 日。

叙利亚,加入了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①

前来叙利亚参战的外籍武装人员,此前大多没有参加武装冲突的经历或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他们当中只有一些年纪稍长的人员,曾在其他地区或国家参加过武装冲突。例如,在加入叙利亚“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和“伊斯兰国”组织的约几百名沙特籍武装人员中,很多人曾在伊拉克参加过当地的武装冲突。同样,俄罗斯籍武装人员中也有部分人曾在车臣参加过武装斗争。另外,一些较为年轻的外籍武装人员在到叙利亚之前曾接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包括“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利比亚分支在利比亚开办的训练营,该极端组织主要为来自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志愿者”提供基本的军事训练。这批外籍武装人员来到叙利亚之后,有些直接加入当地的极端组织,有些则组建自己的团体与极端主义组织一同战斗。在叙利亚政府军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Al-Quds Force)的成员以及他们的伊拉克籍战友和真主党武装人员,事先都接受过长期的军事训练。

相比之下,来自西方国家的外籍武装人员不仅对叙利亚战场较为陌生,而且对于整个伊斯兰教都很陌生。来自欧盟国家的外籍武装人员中,大约6%为伊斯兰教新皈依者,即使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西亚和北非国家第二或第三代穆斯林移民,对于叙利亚内战环境也缺乏了解。例如,来自比利时的外籍武装人员中,有80%是摩洛哥移民的后代。但在他们来到叙利亚之前,他们对叙利亚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

很多外籍武装人员来到叙利亚后,都表示他们再也不会返回自己的国家。其中很多人甚至通过烧毁自己的护照,来彻底断绝与自己过去生活的联系。^②部分外籍人员和叙利亚人结婚成家,在当地开始新的生活,以表明“战斗到底”的决心。这表明有相当数量的外籍武装人员具有为“圣战”献身的强烈意愿。2013年在叙利亚发生的53起自杀式袭击中,有23起是外籍武装人员所为。^③2014年初,又有至少6名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荷兰、法国、摩洛哥和沙特籍武装人员,在伊拉克发动的自杀

^① Kylie Morris, “How British Women Are Joining the Jihad in Syria,” *Channel 4 News*, 23 July 2013, <http://www.channel4.com/news/syria-rebels-jihad-british-foreign-assad>, 登录时间:2015年7月18日。

^② “Video Shows US Jihadist Burning His Passport in Syria,” *Al Arabiya English*, July 30, 2014,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News/world/2014/07/30/Video-shows-U-S-jihadist-burning-his-passport-in-Syria-.html>, 登录时间:2015年5月18日。

^③ “The Al-Nusra Front Recently Carried Out A Suicide Bombing Attack in Aleppo, Using A British Foreign Fighter,” The Meir Amit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http://www.terrorism-info.org.il/en/article/20622>, 登录时间:2016年4月15日。

式爆炸袭击中丧身。^①

二、外籍武装人员前往叙利亚的动因

导致大批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参加内战的动因有很多,法国政府曾将本国人员前往叙利亚的原因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类是仇视本国社会;第二类是思想极端但目的不明确;第三类是对本国社会缺乏认同或归属意识。目前看来,这种归纳基本符合大多数外籍人员,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情况。对于大多数外籍武装人员来说,他们前往叙利亚参加武装团体的根本原因,就是要寻求他们“人生中更高的目标和意义”。

除内在的主观原因外,叙利亚内战中极端主义团体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伊斯兰“圣战”的宣传鼓动,则成为吸引大批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的重要外因。近年来,各种含有极端主义内容的言论和视频,充斥在极端组织所控制的网络媒体中,并成为其招募外国志愿者的宣传广告。这些极端主义的宣传,常常声称先知穆罕默德曾暗示叙利亚将成为“圣战”之地。穆斯林军队必须参与其中,迎接世界的末日之战。^②对于那些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外籍人员来说,这种宣传自然会刺激他们前往叙利亚的强烈动机。很多人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去见证和参加这场所谓伊斯兰先知在 1,400 多年前所预言的战争。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甚至被看成是他们作为伊斯兰“烈士”去“殉教”的机会,因为极端主义组织头目和部分自封为穆斯林宗教领袖的人士都极力鼓吹,那些在同“异教徒”敌人战斗中死亡的人,无论他们是谁,死后都会得到最大的福报。

除了和“圣战”相关的动因外,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的另一个原因是履行保卫遭到攻击的伊斯兰世界的义务,这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基地”组织最初建立之时所强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言论。自 2001 年美军入侵阿富汗和 2003 年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媒体机构从未停止过关于西方国家军队在伊斯兰国家各种暴行的报道,同时也不断炮制大量伊斯兰世界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前往叙利亚的外籍武装人员都是通过网络媒体去了解伊斯兰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接受相关信息时,尤以叙利亚的新闻为主,并从宗教极端主义出发对这些事件进

^① Bill Roggio, “ISIS Names Danish, French Suicide Bombers Killed in Ninewa Division,” *The Long War Journal*, May 20, 2014,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4/05/isis_names_danish_fr.php, 登录时间: 2015 年 5 月 28 日。

^② Anthea Mitchell, “Why Are Foreign Muslims Joining ISIL?,” Cheat Sheet, October 9, 2014, <http://www.cheatsheet.com/politics/why-are-foreign-muslims-joining-isil.html/?a=viewall>, 登录时间: 2016 年 4 月 16 日。

行评判。一名来自英国的外籍人员莫哈德加(Abu Muhadjar),曾这样解释自己前往叙利亚的动机:“有很多原因导致我离开家庭来到这里,首先是宗教的原因,因为每个穆斯林在穆斯林的土地和生命遭到侵犯和危害的时候,都必须去进行保卫。其次是人道主义的原因,因为我要通过我的战斗来协助这里的人道主义工作。”^①

在促使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的各种因素中,网络发挥着尤其突出的作用。一份有关推特消息的研究表明,从2014年4月22日到5月22日期间,推特上有22,000条有关叙利亚内战的发帖,且内容大部分都是有关外籍武装人员的活动。这些包含外籍武装人员对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评论和感受的贴文,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和转发。这也表明那些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群体,对于叙利亚内战具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和关注。从实际效果看,受到叙利亚反政府势力支持、含有极端主义内容的网络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主流媒体相对客观的报道。这些推特贴文造成了两方面影响:一是建立了一个排除外界其他声音的信息交换圈,发挥了网络动员的作用;二是激发了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个体的参与意识和热情,促使其最终采取实际行动前往叙利亚。^②

对于前往叙利亚的外籍伊斯兰极端分子而言,叙利亚内战的吸引力还在于,他们幻想可以生活在一个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完全遵循伊斯兰教义的地区。很多从北欧国家前来的年轻外籍人员,在过去的生活中大多经历过挫折,或是和家庭关系不和睦。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自己所皈依的伊斯兰教推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进而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这些年轻人对于伊斯兰教往往缺乏基本认识,因此一般不会对他们的招募者提出任何问题,只选择完全相信招募者所描绘的情景。他们只有在进入叙利亚加入这些极端组织后,才会逐渐意识到极端主义团体内部的生活其实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转而可能寻求私下回国或是转到其他地区的做法。对于那些宗教使命感淡薄的人,他们可能只是把参加战争看作是一种冒险的机会,或是逃避现实的途径,其中很多人对于交战双方提出的政治宗教立场缺乏真正的了解和兴趣。这些人虽然可以找出大量理由说服自己前往叙利亚,但往往无法明确说明自己前往叙利亚参加内战的具体目的。

部分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参加内战,是因为此前已经和叙利亚内战中的某一组织有过接触,或是对该组织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这批人前往叙利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入相关组织。这批外籍人员同叙利亚武装组织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接触。例

^① Jenny Cuffe, “Who are the British Jihadists in Syria?,” BBC News, October 15, 2013, <http://www.bbc.co.uk/news/uk-24520762>, 登录时间:2015年7月16日。

^② Richard Barrett,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The Soufan Group, June 2014, <http://soufangroup.com/foreign-fighters-in-syria>, 登录时间:2016年1月21日。

如,来自荷兰的“圣战”分子伊尔马兹(Yilmaz)就通过 Kik、Tumblr 和 ask.fm 等社交应用和网络问答平台,不断报道外籍人员在叙利亚各组织的活动情况,解答各种前往叙利亚参加武装冲突的问题。^① 通过上述社交应用和网络问答平台发布的很多消息和图片大多经过修饰和美化,旨在消除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对真实情况缺乏了解的年轻人在获取相关信息后便产生了对叙利亚当地生活的向往。很多表现外籍武装人员的画面中,甚至出现武装人员带着宠物猫的镜头。这些表现外国武装人员在叙利亚生活的画面尤其注重展现武装人员之间的兄弟情谊、良好道德和明确目标。尽管很多媒体在报道中都揭露了参与极端组织的外籍武装人员如何疯狂杀戮或迫害无辜平民的事件,但极端组织通过网络传播精心设计的画面,总是弥漫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很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

正是在极端组织网络宣传的强大影响和诱惑下,仅 2014 年法国就有 700 多人前往叙利亚参加武装团体,而从 1979 年苏联入侵到 2001 年塔利班政权垮台,法国只有不到 20 人前往阿富汗参加武装冲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前往叙利亚的法国籍武装分子其实和叙利亚并没有任何文化或是种族上的联系。他们大多是年龄在 18 到 28 岁之间的年轻人,其中 25% 是穆斯林。这批人此前大多没有参与极端主义活动的记录,也没有刑事犯罪或是其他反社会行为方面的前科。与此相仿,摩洛哥政府 2014 年 2 月也宣称,在前往叙利亚参加内战的人员中,80% 以上的摩洛哥籍武装分子此前都不是官方关注的对象。^②

三、外籍武装人员对叙利亚内战的影响

大批外籍武装人员进入叙利亚,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阿萨德政权,无疑都加剧和延长了叙利亚内战。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加入反政府武装的外籍武装人员,还扩大了叙利亚内战中极端主义组织的势力。随着叙利亚极端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叙利亚内战也由原来针对阿萨德政权的政府与反政府势力之间的冲突,逐渐转变成一场恐怖主义政治势力对叙利亚以及相邻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挑战。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初期,外籍武装人员来到叙利亚后,虽然有很多人员加入“支持阵线”等极端组织,但也有大批人员加入“叙利亚自由军”等相对温和的反政府组织武装。西班牙学者瑞罗斯(Fernando Reinares)在研究西班牙籍武装人员参与叙利亚内战的

^① Robert Mackey, “A Dutch Jihadist in Syria Speaks, and Blog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14, <http://thelede.blogs.nytimes.com/2014/01/29/a-dutch-jihadist-in-syria-speaks-and-blogs>, 登录时间:2015 年 11 月 18 日。

^② Shivit Bakrania, “Counter-and De-Radicalisation with Returning Foreign Fighters,” Helpdesk Research Report, GSDRC, <http://www.gsdc.org/docs/open/hdq1140.pdf>, 登录时间:2015 年 3 月 18 日。

问题时发现,自叙利亚内战爆发至2013年11月,共有25名西班牙人加入了“叙利亚自由军”,加入极端组织的有20人。^①此外,部分外籍武装人员还可能加入其他武装组织。例如,一位曾在瑞士军队中担任过军士的瑞士籍武装人员,曾加入了叙利亚内战中的基督教民兵组织。^②然而,2014年以后,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也开始转向这类恐怖主义性质的极端组织。

在叙利亚内战中,大批外籍武装人员转向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极端组织,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叙利亚主流反政府武装缺乏作战效率,且难以联合成为一支整体力量。这导致各类武装团体各自采取行动,通过独自行动或是互相联合来维持和扩大自身影响力,而不是联合成统一的力量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团体中,激进的武装团体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外来资源,其武装人员往往更加骁勇善战,更有组织性,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更强。这使得他们在打击叙利亚政府军以及与其他反政府力量争夺地盘时更具优势,因而吸引了大量外籍武装人员加入。

与此同时,极端组织对于外籍武装人员更具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类组织宣称自己参加战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伊斯兰世界免受外来攻击,而不是像“叙利亚自由军”所强调的仅仅是为推翻阿萨德政权这类事关叙利亚自身的目标,因而此类极端组织往往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前往叙利亚的外籍人员中,有的可能不会说阿拉伯语,所以更愿意加入这种具有多元背景的极端组织。据说2014年5月以后,叙利亚武装冲突中使用的语言多达75种,除阿拉伯语和英语外,还有豪萨语、索马里阿法尔语、荷兰语等。在现实环境中,叙利亚反政府极端组织的控制区域大多位于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这使得外籍人员从土耳其越境进入叙利亚后,马上就会进入这些极端组织的势力范围,因而也会首先选择加入这些组织。外籍人员在这些极端组织中安顿下来后,作为新来者就会被激起高涨的战斗热情,立刻加入极端组织的武装行动中。同时,极端组织也会在组织上对他们加强管理,使他们很难离开再去加入其他武装团体。

就外籍人员对叙利亚内战的影响而言,来自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外籍武装人员,他们进入叙利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和维护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这批外籍人员虽然是以个体方式进入叙利亚,但都服务于伊朗政府支持阿萨德政权的行动计划。目前,这部分人员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仅黎巴嫩真主党,2014年5月就派遣

^① Fernando Reinares and Carola Garcia-Calvo, “The Spanish Foreign Fighters Contingent in Syria,”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January 15, 2014, <http://www.ctc.usma.edu/posts/the-spanish-foreign-fighter-contingent-in-syria>, 登录时间:2015年8月18日。

^② Andrea Glioti, “Syriac Christians, Kurds Boost Cooperation in Syria,” *Al-Monitor*,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3/06/syria-syriacs-assyrians-kurds-pyd.html>, 登录时间:2016年5月18日。

了 3,000~4,000 人进入叙利亚。^① 在具体实战中,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外籍人员在支持叙利亚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政府军打击反政府武装取得的主要胜利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例如,2013 年 4 月,叙利亚政府军在古赛尔(al-Qusayr)打击反政府武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来自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志愿者,为叙利亚军队以及来自阿萨德家族的“夏比哈民兵”(Shabiha units)提供了系统有效的军事训练。自 2014 年初以来,来自伊拉克的民兵也为维护叙利亚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些外籍武装人员在叙利亚政府军中的作用,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的防务问题研究员怀特(Jeff White)明确表示:“你已经看不到全部由叙利亚人组成的政府军。叙利亚政府正是依靠大量外籍人员,才能支撑这个政权继续作战。”^②

显然,外籍人员无论是参与反政府武装还是支持叙利亚政权,都使得叙利亚内战更趋复杂,其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叙利亚本土范围。在叙利亚周边地区,叙利亚内战导致伊拉克境内现存的冲突不断加剧。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控制区域跨越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使其可以在两地建立据点并获取资源,但这也使得伊拉克国内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在黎巴嫩,其国内脆弱的政治平衡也受到威胁,这一方面是由教派紧张关系加剧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叙利亚的激进团体可以跨界建立分支并发动攻击。另外,叙利亚内战还导致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日益严重,加深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中东问题更加复杂。

四、外籍武装人员对国际社会安全的潜在威胁

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武装人员来源广泛,这些人员除对叙利亚局势本身造成影响外,还导致叙利亚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暴力恐怖活动出现普遍蔓延的趋势。在久拖不决的叙利亚内战中,大批具有“圣战”理想和极端主义倾向的外籍武装人员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暴力武装冲突。长期处于暴力冲突的环境中将会导致大批来自世界各地、本来就带有极端情绪的年轻一代对暴力活动变得习以为常,而且还会带着充满暴力和恐怖的世界观返回自己的国家或是前往新的冲突地区。这些人不仅具有从事恐怖活动的意愿,而且还具备了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的能力。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完全有可能同那些存在同样暴力倾向的人员形成网络联系,从而

^① “Suffering Heavy Losses in Syria, Hezbollah Entices New Recruits with Money and Perks,” *Haaretz*, December 19, 2015, <http://www.haaretz.com/middle-east-news/1.692632>, 登录时间:2015 年 12 月 28 日。

^② Alessandria Masi, “The Syrian Army Is Shrinking, and Assad Is Running Out of Soldiers,” *IBTimes*, December 17, 2014, <http://www.ibtimes.com/syrian-army-shrinking-assad-running-out-soldiers-1761914>, 登录时间:2015 年 6 月 18 日。

给相关国家的安全带来长期潜在的严重威胁。

一般来说,前往叙利亚参战的外籍人员回国后并不一定会成为恐怖分子,但也有少数人最终对其所在的国家发动恐怖主义攻击。从2014年5月一名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后回到国内的比利时籍武装人员在布鲁塞尔攻击一座犹太博物馆开始,至2015年11月三名曾经前往叙利亚后回国的法国籍武装人员发动巴黎巴塔克兰剧院恐怖主义袭击造成130人死亡,严峻的事实表明,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外籍武装人员中有些人最终走向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批外籍人员在叙利亚内战中深受极端主义观点的影响,常常会将反对者视为敌人,而且必须以恐怖和暴力的方式加以“消灭”;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内战中发展壮大的“伊斯兰国”组织等试图建立跨国恐怖主义组织,且具有征服世界野心的极端主义团体,会通过网络媒体不断号召和鼓励其回国人员对所有反对他们的国家或非伊斯兰国家发动恐怖攻击。由于极端主义团体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被消灭,因而它们会不断宣传自己的目标。从叙利亚内战回到国内的外籍武装人员是极端组织重要的号召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在叙利亚内战中培养了发动暴力恐怖袭击的能力。因此,这批人无论是出于个人动机,还是被动接受极端组织的号召,都有可能在国内后发动暴力恐怖袭击。

相比之下,当年大批前往阿富汗抗击苏联入侵的外籍武装人员中,回国后很少有人后来转变成恐怖分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塔利班统治时期,前往阿富汗的外籍人员往往对于“基地”组织的观念了解并不充分。这些人员只是在阿富汗期间受到过本·拉登提出的打击美国等“远敌”言论的一些影响。^①但是,如今这些前往叙利亚的外籍武装人员,已经完全了解“基地”组织的性质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的政治诉求。因此,在他们前往叙利亚时,实际上已经比当年前往阿富汗的“前辈们”接受了更多“基地”组织及相关极端主义团体宣扬的极端主义思想。

尽管很多外籍武装人员在进入叙利亚之前,可能并没有决定加入极端组织。但在进入该地区后,这些外籍武装人员大多还是加入了当地的极端武装。外籍武装人员加入后,就会和那些具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人员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在此过程中,外籍武装人员不可能不被极端组织成员那种高度亢奋的极端主义情绪所感染,并进一步接受其极端思想。特别是对于那些前来叙利亚、最初只想获得归属感和自尊感的外籍人员来说,这种影响可能会更加深远。因此,叙利亚内战就像是一台培养新一代恐怖分子的孵化器,成为国际安全的重要威胁。

从极端主义的思想来源来看,“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始终是其根源。在叙利亚

^① Seth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2014,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600/RR637/RAND_RR637.pdf, 登录时间:2016年3月16日。

内战中,“伊斯兰国”组织、“叙利亚自由军”和“支持阵线”是吸收外籍人员最多的三个武装组织,这三个组织最初都是由“基地”组织关联团体或原“基地”组织成员建立的。因此,“基地”组织建立跨国网络并发动全面恐怖主义攻击的观念,必然会成为上述组织的基本思想来源。不仅如此,“基地”组织对叙利亚内战抱有浓厚兴趣,并将其视为恢复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良机。为此,“基地”组织不断派出高层领导人员前往叙利亚,同那里的相关组织进行联系并对其施加影响。^①目前,“基地”组织的权威性和正统性虽然遭到了“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挑战,但“基地”组织的思想观念在伊斯兰极端势力中的主导地位依旧十分稳固。“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ri)认为,当前的形势对“基地”组织非常有利,因为叙利亚和伊拉克长期不稳定的现实能够让“支持阵线”以及“基地”组织的附属团体控制更多的土地,在当地建立据点,重建一个国际性的联系网络。^②不仅如此,“基地”组织还发现伊拉克和叙利亚显然比也门和索马里更有吸引力,在那里更容易获得包括外籍武装人员在内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对此,美国国防部负责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克拉珀(James Clapper)也表示,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些极端组织在未来某个时候完全有可能会按照“基地”组织设定的目标发动攻击。^③2014年3月,发生在土耳其南部和伊斯坦布尔的两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都与“基地”组织存在联系,而发动袭击的则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

可见,无论叙利亚的事态未来如何发展,“基地”组织都有可能控制那些返回本国的外籍武装人员网络,或是指挥那些在叙利亚时就已经参加恐怖组织的成员,从而对全球安全形成重大的潜在威胁。即使未来叙利亚内战停止,这些深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并经历过暴力恐怖活动的外籍人员依然会继续他们的恐袭行动。作为极端主义分子组成的流动武装组织,这批人员会转向其他地区制造冲突,为恐怖主义团体扩大势力范围提供机会。^④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及其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叙利亚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已经开始转向这个更加激进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根据叙利亚“支持阵线”负责人的说法,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建国”后,叙利亚已有40%的外籍武装人员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在“支持阵线”内部,有60%~

^① “Treasury Designates Al-Qa’ida Leaders in Syria”,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May 14, 2014,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2396.aspx>, 登录时间:2015年3月18日。

^② “Al-Qaida Leader Zawahiri Urges Muslim Support for Syrian Uprising”, *The Guardian*, February 12, 201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feb/12/alqaida-zawahiri-support-syrian-uprising>, 登录时间:2016年2月10日。

^③ Alistair Bell and Tom Brown, “US Spy Chiefs Say Number of Foreign Militants in Syria Rises”.

^④ Brian Michael Jenkins, *The Dynamics of Syria’s Civil War*, RAND, 2014,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100/PE115/RAND_PE115.pdf, 登录时间:2015年3月18日。

70%的外籍人员转向“伊斯兰国”组织。“叙利亚自由军”中也有30%~40%的外籍人员投靠了“伊斯兰国”组织。一名在阿勒颇战斗的“叙利亚自由军”旅长公开表示,其部队中一些外籍武装人员在“伊斯兰国”组织发展壮大后,大多已经投靠该组织。转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外籍人员来自德国、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不同国家。^①

目前,“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已经不是推翻阿萨德政权,而是要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伊斯兰国家”,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广泛的跨国网络。为此,该组织内的外籍武装人员也会调整自身目标,将矛头转向叙利亚之外的广大地区,从而对相关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通过跨国网络体系,“伊斯兰国”组织不但能够把外籍人员输送入叙利亚境内,而且也能够把那些在叙利亚内战中经过训练的外籍武装人员输送到外部世界。2014年下半年以来,阿尔及利亚、比利时、法国、马来西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和土耳其都发现了极端组织动员和招募外籍人员的网络。叙利亚北部哈马(Hama)地区的一名极端组织头目也承认,他曾通过极端组织的跨国网络前往埃及会见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领导人,和他们商讨参加“圣战”的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等事宜。该头目在埃及期间还会见了一批伊斯兰教法学者、外籍武装人员以及部分准备执行自杀式攻击的人员,他们都是通过该网络聚集于此。2015年1月,对巴黎犹太人超市发动恐怖袭击的女性恐怖分子哈亚特·布迈丁(Hayat Boumeddie),显然也是通过这种网络逃离法国警察的追捕而进入叙利亚的。

不言而喻,2015年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多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伊斯兰国”组织或是“基地”组织支持返回自己国家的外籍武装人员所构成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15年11月巴黎巴塔克兰剧院的恐怖袭击事件。制造这起袭击事件的三名凶手中,一名是来自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福阿德·穆罕默德·阿贾德,还有两名是来自巴黎郊区的奥马尔·伊斯梅尔·穆斯塔法伊和萨米·阿米穆尔,三人都是曾去叙利亚参加过内战的外籍武装人员。2015年在欧亚地区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中,参与制造恐袭的人员大多和参加过叙利亚内战的外籍人员存在联系。这种情况表明,参加过叙利亚内战的外籍人员返回国内后对所在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现实性和严重性。部分经历过叙利亚内战并深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回到国内后依然难以放弃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只要有适当的时机,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就会变成具体的恐怖主义行动。这些从叙利亚回到国内的人员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不但和叙利亚的极端组织,而且和分散在各地的回国人员之间通过跨国网络进行联系并交换信息,甚至组织小组行动。巴黎巴塔克兰剧院的袭击事件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因此造成的危害也特别严重,事件导致130人死

^① Richard Barrett,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亡和 300 多人受伤。

五、相关国家应对潜在威胁的措施

随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不断发生,相关国家也日益感受到参加叙利亚内战回国人员所构成的潜在安全威胁。对于外籍武装人员来源国的政府而言,如何处理这批从叙利亚回国人员仍存在诸多难题。相关国家政府对待“回流”人员的方式,将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回国人员未来的行为走向。对于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而前往叙利亚且没有参与过武装冲突的人员,如果他们回国后遭到严厉对待,反而会导致他们产生一种疏离感甚至走向极端。因此,相关国家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要了解他们前往叙利亚的动机及其在当地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回国的真正原因。只有在了解了这三方面的情况之后,才能够根据这些回国人员可能构成潜在威胁的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但对于相关国家政府而言,弄清上述情况仍存在相当困难。但在不了解有关情况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政府确实难以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截至目前,相关国家对于从叙利亚返回国内人员采取的应对措施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密切监视所有从叙利亚的回国人员,并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他们提出警告。在情况严重时,甚至没收他们的护照和取消他们的国籍;另一种是尽可能帮助这些回国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一般而言,很多国家都是同时采取这两方面的措施,两者相辅相成。为此,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将那些未经政府许可参与国外武装冲突的行为视为刑事犯罪,通过制定法律起诉那些加入过极端主义团体的人员。然而,此类案件在证据收集上存在较大困难,特别是像瑞士这类必须证明这些团体会伤害国家利益才能对被告人起诉的国家,在处理“回流”人员的问题上存在诸多障碍。2013 年底,俄罗斯联邦实施了一项法律,将赴境外参与被俄罗斯法律认定为恐怖主义团体的行为视为刑事犯罪。从客观上来说,这些法律,既可以让那些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外籍人员离开叙利亚,也能够促使那些幻想破灭的外籍人员返回国内。

从具体效果来看,欧洲国家相关法律的实施确实产生了一定作用。2014 年 3 月中旬,一名“支持阵线”的协调人表示,由于欧洲国家颁布了相关法令,“已经有数百名外籍武装人员返回他们的国家”^①。“叙利亚自由军”的一名军官也谈到了类似情况:“很多外籍人员初来时带着良好的意愿,但在他们看到那些不道德的行为和他们

^① Erika Solomon and Sam Jones, “Disillusioned Foreign Fighters Abandon Rebel Ranks in Syria,” *Financial Times*, March 18, 2014, <http://www.ft.com/intl/cms/s/0/a26ffc5c-adfc-11e3-bc07-00144feab7de.html>, 登录时间:2015 年 6 月 21 日。

加入的团体实施残酷暴行时,就产生了退缩的想法。这可能促使他们加入其他团体,或是在幻想破灭时返回自己的国家。”^①客观地说,这类回国人员一般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问题在于,如何帮助这些刚刚回到国内的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使他们不再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欧洲国家为帮助这批回国人员回归社会,启动了让回国人员家庭提供支持的重新融入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抵制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心理防范,以及消除极端主义影响的心理健康护理。这些国家虽然也会用严厉的态度批评这些回国人员,但并不会影响这些计划的全面实施。当然,这些计划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回国人员及其家庭是否具有参加意愿和足够的凝聚力。但实际上,很多前往叙利亚的武装人员的家庭缺乏这种凝聚力,因而也影响了这些计划实施的效果。

在中东地区,沙特政府颁布新的法令,在禁止国内人员前往武装冲突地区的同时,也积极呼吁那些已经前往叙利亚的人员返回国内,并在新法令生效前设置了大赦期限。2014年2月3日,沙特王室签发王室令,规定了对相关行为的惩罚措施。这些行为包括:参与国外的战争;以任何方式加入激进的宗教派别和意识形态运动或组织,特别是那些被沙特和国际社会认定的恐怖组织;以任何方式支持或宣传上述组织的意识形态或行为方式;以任何方式对上述组织表示同情;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提供任何口头或财政上的支持。作为阻止国内人员前往叙利亚的禁令,沙特王室的命令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宣言,也是对政府在各个方面采取行动的授权。

对于那些从叙利亚返回国内的人员,沙特政府会向其提供帮助。在沙特王室令颁布后不久,有300多名沙特籍武装人员返回国内,被纳入政府专门制定的“咨询和照看计划”。另外,中东地区其他国家虽然不一定能够为回国人员提供类似沙特的条件,但也会为本国的回国人员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计划,由国家或社区层面的机构来实行。这些计划一般会考虑到回国人员可能受到的心理创伤,以及因回国所造成的紧张情绪和心理失调。同时,针对越来越多参加叙利亚内战的女性,这些计划也会考虑到她们的特殊需要,专门为其制定新的计划。

阿尔及利亚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处理前往海外参与武装冲突人员的问题,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体来说,阿尔及利亚政府在得知本国有人前往叙利亚参加武装冲突时,会立刻与其家庭联系。这些家庭在发现家人已经前往叙利亚时都会深感震惊,因而愿意和政府当局讨论家人前往叙利亚的原因,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促使他们回国。这一措施使政府可以尽量减少采用威胁

^① Scott Gates and Sukanya Podder, “Social Media, Recruitment, Allegiance and the Islamic State,”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No. 4, 2015, <http://www.terrorismanalysts.com/pt/index.php/pot/article/view/446/html>,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19日。

的方式,从而获得更多正面的回应。

除政府采取的措施外,社区对于这些回国人员的监视和重新融合可以发挥更加实际的作用。对于每个具体的社区来说,它不仅能够推动回国人员重新融入社会,而且还能够识别并发现那些可能存在重大安全威胁的人员,弥补了政府在这方面的不足。因此,相关国家政府更需要依靠社区来长期监视那些回国人员的态度和行动,以便及时发现任何潜在的问题。目前,比利时、丹麦、德国、英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这种方式。法国成立了一个呼叫中心,让那些回国人员的家庭报告家人的思想倾向,特别是要随时报告他们可能流露出的极端主义思想倾向。

六、结论

叙利亚内战中约有 20,000 多人参加了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的冲突,在 12,000 多名参与反政府武装的外籍人员中,有大批人员加入了“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等极端组织。通过前文的分析,可得出一下五点结论:第一,这些外籍人员来自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 80 多个国家,不仅其来源广泛前所未有,而且使世界上如此众多的国家与叙利亚内战联系在一起。第二,这些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的动机,大多是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诱惑,这也表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当前的广泛影响。第三,大批外籍人员的参与加剧了叙利亚内战的冲突,也是导致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大批外籍人员从叙利亚回国后,必然会将他们在叙利亚期间参加极端组织的暴力心理和思想观念带回国内,从而给所在国带来长期的潜在安全威胁。2015 年法国发生的多起由叙利亚回国人员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表明,全世界将会长期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第五,相关国家对于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回国人员虽然已经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依然存在很大困难。因此,相关国家政府必须重视同社区加强合作,推动这些回国人员尽快重新融入社会,同时防范那些坚持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员可能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

(责任编辑:李 意)